

暑假回到山东菏泽老家省亲,长夏无事,常与几位喜欢当地乡邦历史文献的朋友闲聊,有天忽生一念:我们何不趁此时间,出去走走,亲身探访一下我们谈论的对象留下的蛛丝马迹,与历史发生的现场来个零距离接触;时间虽不可追回,但空间犹可觅踪,好比散戏了,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但当年的舞榭歌台犹在,足可为重温历史的凭借,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我的建议一出,朋友们纷纷响应,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比大家宅在屋里坐而论道有趣多了;何况现在是一个汽车普及的时代,好几个朋友都有车,而且大多自己就会开车,再加上导航系统,到哪儿去都不是难事,所以我们很快就定下来,第二天就开始实施我们带着点猎奇、探险色彩的访古行动。

菏泽古称曹州、济阴等,它是周代曹国的故地,位于现已消失的古代四渎之一的济水的南岸。这里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之地,曾有“天下之中”之称,上古有虞氏所著古书《禹贡》中所载九泽之菏泽、雷泽、大野泽、孟诸泽都在现在菏泽境内。伏羲、少昊、舜、蚩尤等传说都发生于此地。对于这些传说中太遥远的过去,众说纷纭,我们自然也无从查考,只打算从较为切实的史迹入手做些实地探访。我们选择的第一站就是离菏泽市内十几里地的冉仲弓祠,此地我们小时下乡学农曾走过,但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古迹,祠堂是在“文革”后才重新恢复的,当地人知道这个古迹的也为数不多。下边备选的是距此不远的汉代的戚姬寺和汉高祖刘邦登基的受命坛,现在叫官堰堆。

出城之后的菏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汽车在平坦宽阔的公路上行驶,给人以“一条千里直如弦”的惬意之感。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目的地,临街耸立着一个宽敞宏伟的广进门,古朴典雅、气象庄严,但大门紧锁,敲门无应。旁边有一个同样古朴的平房,是村里的供销社,卖着一些农机器具和日用杂货,店里弥漫着一种烟、酒、煤油、酱、醋、茶等多味道混合在一起的乡村烟火气息,让人感到很亲切、熨帖。我们问店里的售货员祠堂的看门

访冉仲弓祠



耿传明

人哪里去了?他告诉我们看门人并不总在祠堂守着,有游客来时叫他就行。这个村子原来叫张什店村,古时候叫茶圃店、冉贤镇,现又改回原名冉贤集,这里是孔子弟子冉雍(仲弓)与冉耕(伯牛)、冉求(子有)的故里。现在村里的冉姓就是他们的后裔,村民多是沾亲带故的同族之人,彼此关系都很亲密。他马上帮我们联系管理员,让我们在店里稍候。

据史料记载:冉雍,字仲弓,春秋时期茶圃人,为孔子弟子,与冉耕(伯牛)、冉求(子有)为兄弟,世称“一门三贤”。冉氏乃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后。曹叔振铎数传至冉离,世居“菏泽之阳”,家贫,以牧为业,人称“犁牛氏”,娶颜氏,生长子耕,次雍,颜氏死,又娶公西氏,生求。也就是说冉耕、冉雍和冉求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三冉”皆在孔门十哲之列,世称“一门三贤”。所谓孔门十哲指的是孔子门下最为得意的十名高足:颜子、子贡、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他们都受到儒教祭祀。《论语·先进》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冉耕、冉雍在孔门弟子中都以德行著称,孔子对冉雍有“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之誉,也就是说他堪为人君,这是一个极高的评

价。孔子在临死时还在弟子们面前夸奖他说“贤哉雍也,过人远也”。冉求则以政事著称。冉耕的主祠在东平,冉求的主祠在嘉祥,都离此不远,有古迹留存。此处是冉雍的主祠,也合祀三冉。

后世对冉雍的评价很高,荀子在其《儒效篇》中,把冉雍与孔子相提并论,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冉雍对于儒家学说传承、发展的巨大贡献还在于他在孔子去世之后,恐失圣道之传,与闵子骞诸贤,共编撰《论语》120篇。又独著6篇,谓之《敬简集》,主旨盖谓为政者当居心诚敬而行事简约,不扰民众,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民本思想。冉仲弓祠曾有楹联称冉仲弓“德行居圣门之首独承东鲁真传,敬简备王道之全配享南华名祠”,横批是“可使南面”。由此可知冉雍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我们在供销社等了不一会儿,祠堂的管理员就来了,这是一位面目黧黑、身材中等、年过半百的老者,为人诚恳而热情,他自己就是冉子之后,虽文化不高,但说起他们的先祖来,充满了敬仰之情以及身为冉贤后代的自豪和光荣。我们买了门票进去,将冉子仲弓祠尽收眼底。这个祠堂不大,但是整齐肃静,唯一的古建筑大殿飞檐翘角、古朴

端庄,建在高出地面一尺的平台之上,颇有气势。但其中陈设比较简陋,殿中合祀冉氏三贤。该祠始建于汉高祖时期,历代多次重修,以前规模颇大,形成一个建筑群,“文革”中因“破四旧”,除大殿外,全被拆除。大殿也是作为生产队的仓库才侥幸被族人保护下来,大殿墙体风化严重,已成危房,“文革”后才重新修复。院里留存的古迹有数块古碑,另外就是一棵高大挺拔、姿态纵横的古楮树,树的主干高5米、周长3米,相传是冉子55代孙瞻所植,距今800多年了,现仍枝茂叶繁,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令人肃然起敬。这是真正的“活的传统”,是两千余年文化慧命的一脉相承,站在这棵古树下,我感到真的不虚此行,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追逐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一样,我们仿佛不期然实现了与一个亘古至今、古老而伟大的精神生命的互联互通。

楮树是一种“树格”高洁的树种,其树干疏而不屈,刚直挺拔,由此成为万世师表的象征。相传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子贡在墓旁“结庐”6年,把从卫国移来的楮木苗植于墓前。所以后人常把楮木和模木合称为楮模,用来称那些品行端正、刚直不屈、堪为师表的贤人君子,所以各地孔庙中多植此树。据冉氏后人讲这种树栽植不易,成活率颇低,非常珍贵,800多年的古楮树就更为罕见。所以将德与才融为一体,君子人格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一大发明,因为它本着有教无类的原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把塑造自我的权力交到了每个人自己手上,从而打破了门第、等级、血统论的藩篱,求天爵而不求人爵,使普通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三冉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的父亲地位低贱、品行不端,在社会上名誉不佳,但孔子对冉雍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意思是不入流的杂色牛的后代成为了纯赤色、角周正的小牛,即使是它自己刻意保持低调,但它不会被山川神灵所弃之不用。正如《吕氏春秋·去私》所说的:“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天地是公正无私的,所以真正德才出众的贤人君子并不会永远被埋没,孔子和他的弟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耿传明摄影

两个多月前,睽违舞台三年的程派青衣张火丁因为导演张艺谋拍摄电影的需要再次回归大众视野,以一出《霸王别姬》惊艳四座,也令我这个小小戏迷得以耳闻目睹“程腔张韵”的风采。坐在末班地铁上,我的脑海中不断闪过舞台上的画面:人物的行动、念白、唱词以及最后的剑舞和颇具悲剧性的死别……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 守正传统与创新形式

《霸王别姬》是梅兰芳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改编演出的新编历史剧,取材自楚汉之争,剧中人物性格鲜明,表演动作紧凑,长演百年不衰,是梅派艺术的代表作。宗程派的张火丁在沿袭梅派《霸王别姬》的程式之外,又依据自身条件在报节儿处融合程派艺术特点,紧凑演出节奏和情节安排,搭配方瑞芳的编曲设计,使整出戏呈现出与前辈完全不同的风格。举重若轻的游丝唱腔自不必说,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在剑舞一折。

与梅派的剑舞不同,张火丁专门为双剑搭配了剑袍,这实际替代了水袖的功能。众所周知,程砚秋的水袖功底深厚,其水袖动作被总结为“十字诀”——勾、挑、撑、冲、扬、摆、甩、抖,姿势和动作交错使用,变化万千。他在舞台艺术电影《荒山泪》中使用了近200水袖花样,精彩绝伦。作为程派传人,张火丁的水袖功也很扎实,尤以《春闺梦》的“沙场”、《锁麟囊》的“朱楼”为代表。张火丁饰演的虞姬舞剑之时,剑锋的凌厉直被剑穗的飘逸灵动中和,使整个舞蹈呈现出一种绸缎般的柔韧质感,配合《夜深沉》的婉转沉郁,强化了虞姬柔中带刚的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先前因鼓声急促而带给观众的压抑紧张之感。

我曾经观看过2019年录制的张火丁在长安大戏院演出的《霸王别姬》。此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与上次相比,最大的改变之处在于删末。除了保留传统的“一桌二椅”之外,演出过程中还充分使用了射灯、电子屏幕等舞台设置,射灯的光线聚焦舞台人物焦点,牵引观众视线,电子屏幕则以播放动态变化的水墨山水作为背景。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程砚秋演出《春闺梦》时就开始使用彩色灯光等以丰富舞台效果。这一尝试在当时被誉为“于新旧过渡中之舞台上,力求现代化,开旧剧之新纪元”。近百年来,张火丁继承程砚秋海纳百川的创编思路,充分运用现代机械和舞台技巧,删末的移动变化弥补了以往京剧演出重空间转换、轻时间推移的不足,实现了舞台时空与现实时空的交互并行,不仅强化了京剧本身的写意性,也形成了舞台空间的纵深感,丰满观众视听感受的同时也加强了其对整场演出的沉浸体验。

● 经典文本的复归

作为京剧经典的《霸王别姬》,百年来盛演不衰,而张火丁以程派风格重新演绎这一剧目,表现出经典文本在当下的复归。我们不妨以月亮为例,来看看这出新的《霸王别姬》是如何赋予经典元素时代意义的。

明月来变换,却有一个意象始终不变,那就是明月。对中国人来说,除了象征相思、团圆、别离等情绪外,月亮更独特的意义在于“江月年年望相似”的亘古与永恒。对剧中人来说,月亮是静默的观众,她高悬于夜空之上,以旁观者的姿态俯瞰时间逝者如斯和世事变幻无常。在《霸王别姬》中,月亮虽然是静态的,却发生了原色一蓝色一原色一红色的颜色变化。这是因为整场戏发生在一夜之间,颜色的变化实则代替了形状的圆缺更迭以表现时间的流逝,同时隐晦地实现了戏剧内部舞台视角的转变:大幕初启时,月亮是原色,舞台以项羽的视角呈现,整体氛围慷慨悲壮;之后项羽回帐安歇,舞台转为虞姬视角,月亮便变为蓝色,氛围也偏向忧郁沉闷。之后虞姬为项羽舞剑,此时舞台上的则是项羽眼中的虞姬,故而月亮还是白色。当月亮呈现出红色时,则又回到虞姬的视角:天将黎明,月亮被欲升的太阳灼烧得半边血红,在《哭相思》的呜咽里,虞姬决绝地自刎于甃甃之上,彻底染红这轮清冷孤月,将整场戏推向高潮并戛然而止,留给观众无限回味。

月亮颜色的变化令我想起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戏剧《莎乐美》。1921年,田汉将《莎乐美》译入中国,该剧亦是通过改变月亮颜色的暗示主人公莎乐美的命运走向。当然,《霸王别姬》的制作和演出团队是否受到《莎乐美》的影响并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但对我而言,以往的经验与观看体验在某一时刻巧妙重叠的感觉足以令我兴奋不已。

20世纪的梅兰芳感慨于当时国家的风雨飘摇,有意将项羽和虞姬塑造为慷慨悲壮的“陌路双雄”,以作为个体的死亡这一局限性结构凌驾于普遍的历史趋势之上,从而鼓舞当时广大的爱国人士孤勇直前。不同于梅派对于人物塑造的酣畅悲壮,张火丁演出的《霸王别姬》更多的是将项羽和虞姬抽象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体两面。这一点在人物服饰色彩上极为突出:虞姬的斗篷是清冷的青绿色,底色却是热烈的橘红色,象征含蓄内敛而又纯粹热情的传统精神;项羽的铠甲则是硬朗的玄色和闪耀的金色,代表刚直勇毅的当代精神。他们的交流与对饮是传统与当代的碰撞与融合,而四面吟唱的楚歌之声,则似乎隐喻着这种美好的精神在传播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风刀霜剑严相逼”。

《霸王别姬》结束后,张火丁3次返场,以一段“这才是今生难预料,不想团圆在今朝”为整场演出画上句号,也唱出了在场所有戏迷的心声。随着大幕缓缓合上,我看一次张火丁现场演出的心愿终于实现,心里却有怅然若失的感觉。也许是因为《霸王别姬》的感染,也许是因为谢幕时张火丁的剖心之言实在过于真挚而令人伤感。从原汁原味演出传统老戏,到不拘一格创作新编剧目,张火丁痴情、更敢于自己所热爱的京剧艺术,她对京剧艺术的执着令人动容。京剧带给她的幸福与满足让她总是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也让她自觉承担起培养京剧人才和传承京剧艺术的使命。

我希望能看到张火丁继续演出,也希望有更多如张火丁一般的人能将京剧艺术的百年风华薪火相传下去。

世事易朽,唯经典弥新

京剧《霸王别姬》观后感

杨书睿



读诗散札(七)

张伯驹陈宗枢交谊深厚

魏暑临



沾上
丛话

陈宗枢(1917—2006),字机峰,是天津现代著名的诗词曲家。他传统文化修养深厚,在创作上,是诗、词、联、曲贯通的名家,其中尤以曲学最为擅长,融创作、演唱、研究于一身。早在1936年就就读于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时,他就曾与同学发起“一江风曲社”,聘请昆曲老艺人王益友为曲师,成为昆派的一个著名的业余曲会。他还曾参加天津工商曲社、津昆曲社、天津市古乐研究会昆曲组(后扩大为天津昆曲研究会)、蓟兰馆曲社、甲子曲社、天津文史研究馆昆曲研究会等,多为其中的中坚力量,曾任天津昆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就演唱而言,陈先生曾跟北昆名伶王益友学习演唱十多年,后又向南昆名师童曼秋、施观香、徐惠如等问艺,能戏甚多,善于扮演多种角色,小生、老生、武

生、净、末的戏码都能上台表演。

就研究而言,陈先生数十年致力于斯,笔耕不辍,除收录诗词联曲的《琴雪斋韵语》之外,南开大学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约请他撰写的《佛教与戏剧艺术》一书,被列为“佛教艺术丛书”的一种,天津学人张俊义2007年将他的青年时期创作的昆曲诗文,给《津昆通讯》撰写的曲学文章、在甲子曲社系列曲谱中的曲学文章及俞妙兰整理的陈宗枢晚年致周瑞深曲家的论曲札等文章集为《机峰谈曲》。

陈宗枢于1964年春与张伯驹相识,当时张伯驹从长春回京过春节,节后来津小住,天津网友设宴款待,席间有吴玉如、冯孝绰、寇梦碧、孙正刚、陈宗枢、张牧石等人。其后张伯驹与陈宗枢交往甚多,知陈宗枢会北昆路《别母乱箭》,张氏自己即喜演此戏,系

余派亲传,遂主动给其说戏,一连说了4个晚上,唱念做打,一丝不苟。后来陈宗枢创作《秋碧词传奇》,记录了张伯驹和胡莘秋的一段词坛典故,颇得张伯驹及当时词坛众家之赞许。

陈宗枢当时的诗词曲创作和理论研究颇有成就,所结交、唱和者均为宿儒俊彦。在张伯驹和陈宗枢的诗词集里,亦能见到不少彼此的唱和、联句之作。

这里仅举张伯驹先生代陈氏悼亡词作两首为例,以窥见他二人交谊深厚之一斑——那是在1972年秋,陈氏的继配夫人因脑出血突然逝世,经张牧石先生函告张伯驹先生,旋即收到张老词作二首。这两首词没有收录到《张伯驹词集》,只见录于陈氏文章《张伯驹先生二三事》,由顾国华先生收编于《文坛杂忆》:

瑞鸂鶒,代机峰悼亡

残月思恩更上楼,眼前风景又惊秋。迎波比翼难名鸟,银汉双星独望楼。色浅笔犹留黛墨,曲终曲漏自报更。孤灯小影词成恨,梁父吟余恨白头。

五十年华梦未真,丁零此世向谁寻。恩情难忘同心迹,愁病相怜共泪痕。鸳侣路遥余独在,风帆人去剩楼存。夜闻谱就孤鸾曲,独倚梅花酒不温。

但或许是因为排版之误,第一首明显存在错字,“曲终曲漏自报更”内容不通顺,也不合格律。

据说顾先生当初编印《文坛杂忆》,经过了漫长的积累过程,曾经是单册的手稿影印本和铅字油印本单册逐步问世,最终再结集成集,但合集出版时,原来那些手稿大多已经很难再见。而这一错句实在太费思量,查《词林正韵》,也找不到合适的韵字能够代替,反复审读,只有一个“筹”字可以与“更”字组合,成为“更筹”一词,而增补一个字,原句便成为“曲终曲漏自报更筹”,肯定有衍字。考虑到《瑞鸂鶒》词牌下片前两句多为对偶句,且张老第二首的确也用了对偶,我觉得这句应推测为“曲终漏自报更筹”,其意更明朗,且与“色浅笔犹留黛墨”恰为对句。他日如有幸见得手稿,希望我的推断与原句相差不远。

民园体育场:

见证天津足球成长

韩鹏



民园体育场坐落于现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83号,位于著名的文化旅游地标“五大道”的中心区域。1903年,天津英租界向墙子河(今南京路)以西扩张到马场道一带。这片土地原来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因海河工程疏通航道,吹放海河淤泥填平。约在1918年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在这里先修通马路,分片划区段转卖给旧军阀及洋行买办,在英国工部局办理用地手续,兴建楼房,中间留有民园空地,逐渐形成一片备用地。上世纪20年代,为了满足当时英租界侨民的娱乐和体育需求,英租界工部局在这片备用地上建起了一个4万平方米的体育场,称之为“民园”。

当时的民园体育场,只是用铁栅栏围合起来,周边租界居民经常来此进行体育活动,每年春季还会有学校在此举行运动会。1925年至1926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邀请苏格兰著名运动员埃里克·利德尔(李爱锐)参与设计天津英租界体育场的改造工程,以他带来的伦敦斯坦福桥球场的设计图纸作为参考,对民园体育场进行改造。

埃里克·利德尔,中文名李爱锐,李达,1902年出生于中国天津,1907年随父母回国,在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考入了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他从小极具体育天赋,1920年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期间,体育才能得到发挥,成为田径运动员,加入了苏格兰国家田径队。他曾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摘得400米跑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大学毕业后返回天津任教,同时还参与了天津民园体育场的设计和改建。

当时用铁栅栏将该体育场围起来,并沿着铁栅栏种植一圈大叶杨树。体育场占地面积3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还在球场南北两侧设置了两座旋转门,建有西面木质和水泥看台,辟有

田径场地和两个足球场,四周有500米跑道6道,在场西看台前有6道200米直线跑道(当时世界比赛仅承认200米直线跑道成绩),场地能容纳近两万名观众。万国足球比赛和万国田径比赛皆在此地举行。

当时民园体育场的比赛均由天津万国体育会组织,体育会成员皆为中外业余体育爱好者。有的大型运动会和球类比赛,则邀请大型企业给予资助,如设在天津的开滦矿务局就资助过在民园举行的多项运动会和球类比赛。

1937年,为了防止日本飞机轰炸,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在体育场大门前的空地上用油漆画了一个巨大的英国国旗。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津接管英、法等国租界,改为军事特管区。1942年秋,日军将旧英国球场、民园体育场、保定道游泳池、黄家花园游泳池转交给伪市政府教育局管理。1943年,日军拆走体育场的铁栅栏和铁门。当年秋季,为准备举办“华北都市交谊体育大会”,经伪新民会和伪教育

局拨款,将民园体育场砌以砖围墙。从此,民园体育场的纵轴从南北向改为东西向,原有的体育场主席台重新建在北面并用砖砌成台阶,在原小主席台西门的侧面建了4间砖房,体育场西侧的木质和水泥两座看台仍然保留下来,东斜坡看台中间建有小砖房10间,田径跑道由原来的500米改为400米。1943年冬,更名为“天津市市立第二体育场”。

1950年,为迎接苏联篮球队来津访问,在西看台前曾搭过大型篮球棚。在1953年全国四项球类比赛以后,民园体育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改建,以水泥板改建周围看台,建有较大的主席台。1956年,更名为“天津市民园体育场”。当年又整修田径场地,足球场由原来的沙地改为草坪场地,以圆木做架建起灯光足球场,并在体育场的四角搭建起24米高的木质灯架,是中国第一个灯光足球场。

1980年8月于1982年7月,民园体育场再次重修,重建了草皮地,内部是足球场,外围是塑胶跑道。南北方向共设四

层,首层为大厅,二三层为贵宾室,四层为技术服务中心,有了比较现代化的设备,能容纳两万名观众。1994年以后,民园体育场就一直是天津足球队的主场。2004年,天津足球队主场迁至天津泰达足球场。2013年民园体育场拆除,建成民园广场,于2014年5月对外开放。

体育场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体育运动的重要条件之一。民园体育场,不仅是天津足球比赛的主要场地,而且更多地被视为天津体育成长的象征。这是一座浸透着浓郁欧陆风情和20世纪二三十年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体育场。民园体育场曾是亚洲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地体育场,曾经见证了天津体育的发展历程,伴随了几代天津人的成长。如今,改造后的民园体育场已经不再承办重大体育赛事,但仍然是天津人心中的体育圣地,每天早晚在此健身休闲的人络绎不绝。尤其是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让民园体育场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这里记录了中国近现代体育事业的起步与发展,见证着天津人的体育热情,承载了很多人的美好回忆。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 《小楼春秋》解说词:

2012年,这座已经超过90岁的体育场终究由于设施陈旧,无法满足新时代的赛事需要而退出历史舞台。两年之后,当它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已经是另一番模样:孩子们可以肆意草皮上嬉戏,成年人能够享受跑步的乐趣,地上、地下的文化、商业场馆齐聚,是外地游客打卡“假装在欧洲”的地标性景区。在这片绿茵之上,这座城与这份情将与民园的名字一起源远流长。(节选)



扫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